

## 第二十一回

### 虔婆<sup>①</sup>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

古风一首：

宋朝运祚将倾覆，四海英雄起寥廓。  
流光垂象在山东，天罡上应三十六。  
瑞气盘缠绕郛城，此乡生降宋公明。  
神清貌古真奇异，一举能令天下惊。  
幼年涉猎诸经史，长为吏役决刑名。  
仁义礼智信皆备，曾受九天玄女经。  
江湖结纳诸豪杰，扶危济困恩威行。  
他年自到梁山泊，绣旗影摇云水滨。  
替天行道呼保义，上应玉府天魁星。

话说宋江在酒楼上与刘唐说了话，吩咐了回书，送下楼来，刘唐连夜自回梁山泊去了。只说宋江乘着月色满街，信步自回下处来。一头走，一面肚里想：“那晁盖却空教刘唐来走这一遭。早是没做公的看见，争些儿露出事来。”走不过三二十步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声押司。宋江转回头来看时，却是做媒的王婆，引着一个婆子，却与他说道：“你有缘，做好事的押司来也！”宋江转身来问道：“有甚么话说？”王婆拦住，指着阎婆对宋江说道：“押司不知，这一家儿从东京来，不是这里人家。嫡亲三口儿，夫主阎公，有个女儿婆惜。他那阎公，平昔是个好唱的人，自小教得他那女儿婆惜也会唱、诸般耍令<sup>②</sup>。年方一十八岁，颇有些颜色。三口儿因来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，流落在此郛城县。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，因此不能过活，在这县后一个僻净巷内权住。昨日他的家公害时疫死了，这阎婆无钱津送，停尸在家，没做道理处，央及老身做媒。我道：‘这般时节，那里有这等恰好？又没借换<sup>③</sup>处。’正在这里走投没路的，只见押司打

① 虔婆：这里指鸨母或妓女的母亲。

② 诸般耍令：猜迷、射覆等各种娱乐游戏。

③ 借换：借贷。

从这里过来,以此老身与这阎婆赶来,望押司可怜见他则个,作成一具棺材。”宋江道:“原来恁地。你两个跟我来,去巷口酒店里借笔砚写个帖子与你,去县东陈三郎家取具棺材。”宋江又问道:“你有结果<sup>①</sup>使用么?”阎婆答道:“实不瞒押司说,棺材尚无,那讨使用?其实缺少。”宋江道:“我再与你银子十两做使用钱。”阎婆道:“便是重生的父母,再长的爹娘,做驴做马报答押司。”宋江道:“休要如此说。”随即取出一锭银子递与阎婆,自回下处去了。且说这婆子将了帖子,径来县东街陈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,回家发送了当,兀自余剩下五六两银子。娘儿两个把来盘缠,不在话下。

忽一朝,那阎婆因来谢宋江,见他下处没有一个妇人家面,回来问问壁王婆道:“宋押司下处不见一个妇人面,他曾有娘子也无?”王婆道:“只闻宋押司家里在宋家村住,不曾见说他有娘子;在这县里做押司,只是客居。常常见他散施棺材药饵,极肯济人贫苦,敢怕是未有娘子。”阎婆道:“我这女儿长得好模样,又会唱曲儿,省得诸般耍笑。从小儿在东京时,只去行院人家<sup>②</sup>串,那一个行院不爱他?有几个上等行首<sup>③</sup>,要问我过房<sup>④</sup>几次,我不肯。只因我两口儿无人养老,因此不过房与他;不想今来倒苦了他。我前日去谢宋押司,见他下处没娘子,因此央你与我对宋押司说:他若要讨人时,我情愿把婆惜与他。我前日得你作成,亏了宋押司救济,无可报答他,与他做个亲眷来往。”

王婆听了这话,次日来见宋江,备细说了这件事。宋江初时不肯,怎当这婆子撮合山<sup>⑤</sup>的嘴。撺掇宋江依允了。就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,置办些家伙什物,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在那里居住。没半月之间,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、遍体金玉。正是:

花容袅娜,玉质娉婷。髻横一片乌云,眉扫半弯新月。金莲窄窄,湘裙微露不胜情;玉笋纤纤,翠袖半笼无限意。星眼浑如点漆,酥胸真似截肪。韵度若风里海棠花,标格似雪中玉梅树。金屋美人离御苑,蕊珠仙子下尘寰。

① 结果:丧葬后事的费用。

② 行院人家:妓院、戏曲班子。

③ 行首:行院中的带班妓女,也泛称妓女。

④ 过房:过继。旧时行院收买新的妓女,往往由老鸨或行首出面认干女儿,也称“过房”。

⑤ 撮合山:为男女双方牵线说合的人。山,“山人”的称略,媒婆、卖卦人等的总称。

宋江又过几日，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，端的养的婆惜丰衣足食。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，向后渐渐来得慢了。却是为何？原来宋江是个好汉，只爱学使枪棒，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。这阎婆惜水也似后生，况兼十八九岁，正在妙龄之际，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。

一日，宋江不合带后司贴书张文远来阎婆惜家吃酒。这张文远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。那厮唤做小张三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。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，飘蓬浮荡，学得一身风流俊俏，更兼品竹弹丝，无有不会。这婆惜是个酒色娼妓，一见张三，心里便喜，倒有意看上他。那张三见这婆惜有意，以目送情。等宋江起身净手，倒把言语来嘲惹张三。常言道：“风不来，树不动；船不摇，水不浑。”那张三亦是个酒色之徒，这事如何不晓得？因见这婆娘眉来眼去，十分有情，记在心里。向后宋江不在时，这张三便去那里，假意儿只做来寻宋江。那婆娘留住吃茶，言来语去，成了此事。谁想那婆娘自从和那张三两个搭识上了，打得火块一般热；亦且这张三又是惯会弄此事的，岂不闻古人有言：一不将，二不带<sup>①</sup>。只因宋江千不合，万不合，带这张三来他家里吃酒，以此看上了他。自古道：“风流茶说合，酒是色媒人。”正犯着这条款。

阎婆惜是个风尘娼妓的性格，自从和那小张三两个搭上了，并无半点儿情分在这宋江身上，宋江但若来时，只把言语伤他，全不兜揽他些个。这宋江是个好汉胸襟，不以这女色为念，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。那张三和这婆惜如胶似漆，夜去明来，街坊上人都都知了，却有些风声吹在宋江耳朵里。宋江半信不信，自肚里寻思道：“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，他若无心恋我，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？我只不上门便了。”自此有个月不去。阎婆累使人来请，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门去。

忽一日将晚，却好见那阎婆赶到县前来，叫道：“押司，多日使人相请，好贵人难见面！便是小贱人有些言语高低，伤触了押司，也看得老身薄面，自教训他与押司陪话。今晚老身有缘，得见押司，同走一遭去。”宋江道：“我今日县里事务忙，摆拨不开，改日却来。”阎婆道：“这个使不得。我女儿在家里，专望押司，胡乱温顾他便了，直恁地下得？”宋江道：“端的忙些个。明日准来。”阎婆道：“我今晚要和你去。”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，

<sup>①</sup> 一不将，二不带：为了避免招惹麻烦，不要捎带什么。

发话道：“是谁挑拨你？我娘儿两个下半世过活都靠着押司，外人说的闲事闲非都不要听他，押司自做个主张。我女儿但有差错，都在老身身上。押司胡乱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不要缠，我的事务分拨不开在这里。”阎婆道：“押司便误了些公事，知县相公不到得便责罚你。这回错过，后次难逢，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。到家里自有告诉。”宋江是个快性的人，吃那婆子缠不过，便道：“你放了手，我去便了。”阎婆道：“押司不要跑了去，老人家赶不上。”宋江道：“直恁地这等！”两个厮跟着来到门前。有诗为证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花不迷人入自迷。

直饶今日能知悔，何不当初莫去为。

宋江立住了脚。阎婆把手一拦，说道：“押司来到这里，终不成不人去了！”宋江进到里面凳子上坐了，那婆子是乖的——自古道，老虔婆，如何出得他手——只怕宋江走去，便帮在身边坐了，叫道：“我儿，你心爱的三郎在这里！”

那阎婆惜倒在床上，对着盏孤灯，正在没可寻思处，只等这小张三来。听得娘叫道：“你的心爱的三郎在这里。”那婆娘只道是张三郎，慌忙起来，把手掠一掠云鬓，口里喃喃的骂道：“这短命！等得我苦也。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！”飞也似跑下楼来，就榻子眼里张时，堂前琉璃灯却明亮，照见是宋江，那婆娘复翻身再上楼去了，依前倒在床上。阎婆听得女儿脚步下楼来了，又听得再上楼去了。婆子又叫道：“我儿，你的三郎在这里，怎地倒走了去？”那婆惜在床上应道：“这屋里多远，他不会来？他又不瞎，如何自不上来，直等我来接他？没了当絮絮聒聒地！”阎婆道：“这贱人！真个望不见押司来，气苦了。恁地说，也好教押司受他两句话。”婆子笑道：“押司，我同你上楼去。”

宋江听了那婆娘说这几句，心里自有五分不自在，被这婆子一扯，勉强只得上楼去。原来是一间六椽楼屋，前半间安一副春台桌凳，后半间铺着卧房；贴里安一张三面棱花的床，两边都是栏干，上挂着一顶红罗幔帐。侧首放个衣架，搭着手巾，这边放着个洗手盆。一张金漆桌子，上放一个锡灯台，边厢两个杌子。正面壁上挂一幅仕女。对床排着四把一字交椅。

宋江来到楼上，阎婆便拖入房里去。宋江便望杌子上朝着床边坐了。阎婆就床上拖起女儿来，说道：“押司在这里。我儿，你只是性气不好，把

言语来伤触他，恼得押司不上门，闲时却在家里思量。我如今不容易请得他来，你却不起来陪句话儿，颠倒使性！”婆惜把手拓开，说那婆子：“你做甚么这般鸟乱，我又不曾做了歹事！他自不上门，教我怎地陪话？”宋江听了，也不做声。婆子便搬过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，便推他女儿过来，说道：“你且和三郎坐一坐，不陪话便罢，不要焦躁。你两个多时不见，也说一句有情的话儿。”那婆娘那里肯过来？便去宋江对面坐了。宋江低了头不做声。婆子看女儿时，也别转了脸。阎婆道：“没酒没浆做甚么道场？老身有一瓶儿好酒在这里，买些果品来与押司陪话。我儿，你相陪押司坐地，不要怕羞，我便来也。”宋江自寻思道：“我吃这婆子钉住了，脱身不得。等他下楼去，我随后也走了。”那婆子瞧见宋江要走的意思，出得房门去——门上却有屈戌<sup>①</sup>。便把房门拽上，将屈戌搭了。宋江暗忖道：“那虔婆倒先算了我！”

且说阎婆下楼来，先去灶前点起个灯，灶里现成烧着一锅脚汤，再凑上些柴头。拿了些碎银子，出巷口去买得些时新果品、鲜鱼嫩鸡肥蚌之类，归到家中，都把盘子盛了。取酒倾在盆里，舀半旋子，在锅里烫热了，倾在酒壶里。收拾了数盘菜蔬、三只酒盏、三双箸，一桶盘托上楼来，放在春台上。开了房门，搬将人来，摆在桌子上。看宋江时，只低着头；看女儿时，也朝着别处。阎婆道：“我儿，起来把盏酒！”婆惜道：“你们自吃，我不耐烦。”婆子道：“我儿，爷娘手里从小儿惯了你性儿，别人面上须使不得！”婆惜道：“不把盏便怎地？终不成飞剑来取了我头？”那婆子倒笑起来，说道：“又是我的不是了。押司是个风流人物，不和你一般见识。你不把酒便罢，且回过脸来吃盏儿酒。”婆惜只不回过头来。那婆子自把酒来劝宋江，宋江勉强吃了一盏。婆子道：“押司，莫要见责。闲话都打叠起，明日慢慢告诉。外人见押司在这里，多少干热<sup>②</sup>的不怯气<sup>③</sup>，胡言乱语，放屁辣臊，押司都不要听，且只顾吃酒。”筛了三盏在桌子上，说道：“我儿，不要使小孩儿的性，胡乱吃一盏酒。”婆惜道：“没得只顾缠我！我饱了，吃不得。”阎婆道：“我儿，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吃盏酒使得。”婆惜一头听了，一面肚里寻思：“我只心在张三身上，兀谁耐烦相伴这厮！若不

① 屈戌：门上的搭扣、铰链。  
② 干热：眼馋、妒嫉。  
③ 不怯气：不怩气、不高兴。

把他灌得醉了，他必来缠我。”婆惜只得勉强拿起酒来，吃了半盏。婆子笑道：“我儿只是焦躁，且开怀吃两盏儿睡。押司也满饮几杯。”宋江被他劝不过，连饮了三五盏。

婆子也连连吃了几盏，再下楼去烫酒。那婆子见女儿不吃酒，心中不悦，才见女儿回心吃酒，欢喜道：“若是今夜兜得他住，那人恼恨都忘了。且又和他缠几时，却再商量。”婆子一头寻思，一面自在灶前吃了三大钟酒。觉得有些痒麻上来，却又筛了一碗吃。旋了大半旋，倾在注子里，爬上楼来。见那宋江低着头不做声，女儿也别转着脸弄裙子，这婆子哈哈地笑道：“你两个又不是泥塑的，做甚么都不做声？押司，你不合是个男子汉，只得装些温柔，说些风话儿耍！”宋江正没做道理处，口里只不做声，肚里好生进退不得。阎婆惜自想道：“你不来睬我，指望老娘一似闲常时来陪你话，相伴你要笑，我如今却不耍！”那婆子吃了许多酒，口里只管夹七带八嘈<sup>①</sup>，正在那里张家长李家短，说白道绿。<sup>②</sup> 有诗为证：

假意虚脾却似真，花言巧语弄精魂。

几多伶俐遭他陷，死后应知拔舌根。

却有郛城县一个卖糟腌的唐二哥，叫做唐牛儿，如常在街上只是帮闲，常常得宋江资助他。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，也落得几贯钱使，宋江要用他时，死命向前。这一日晚，正赌钱输了，没做道理处，却去县前寻宋江。奔到下处寻不见，街坊都道：“唐二哥，你寻谁这般忙？”唐牛儿道：“我喉急了，要寻孤老，一地里<sup>③</sup>不见他。”众人道：“你的孤老是谁？”唐牛儿道：“便是县里宋押司。”众人道：“我方才见他和阎婆两个过去，一路走着。”唐牛儿道：“是了。这阎婆惜贼贱虫，他自和张三两个打得火块也似热，只瞒着宋押司一个。他敢也知些风声，好几时不去了，今晚必然吃那老咬虫<sup>④</sup>假意儿缠了去。我正没钱使，喉急了，胡乱去那里寻几贯钱使，就帮<sup>⑤</sup>两碗酒吃。”一径奔到阎婆门前，见里面灯明，门却不关。入到胡梯边，听得阎婆在楼上呵呵地笑。唐牛儿捏脚捏手上到楼上，板壁缝里张时，见宋江和婆惜两个都低着头，那婆子坐在横头桌子边，口里七十三、八

① 七带八嘈：嘴里不干不净，夹七夹八。

② 说白道绿：扯无聊的闲话。

③ 一地里：满处、四下里。

④ 老咬虫：养汉的人。

⑤ 就帮：凑和。

十四只顾嘈①。

唐牛儿闪将人来，看着阎婆和宋江、婆惜唱了三个喏，立在边头。宋江寻思道：“这厮来得最好。”把嘴望下一努。唐牛儿是个乖的人，便瞧科②，看着宋江便说道：“小人何处不寻过，原来却在这里吃酒耍。好吃得安稳！”宋江道：“莫不是县里有甚么要紧事？”唐牛儿道：“押司，你怎地忘了？便是早间那件公事，知县相公在厅上发作，着四五替③公人来下处寻押司，一地里又没寻处，相公焦躁做一片。押司便可动身。”

宋江道：“恁地要紧，只得去。”便起身要下楼，吃那婆子拦住道：“押司不要使这科段④。这唐牛儿捻泛⑤过来。你这精贼也瞒老娘？正是‘鲁班手里调大斧’！这早晚知县自回衙去，和夫人吃酒取乐，有甚么事务得发作？你这般道儿只好瞒魍魉⑥，老娘手里说不过去。”唐牛儿便道：“真个是知县相公紧等的勾当，我却不会说谎。”阎婆道：“放你娘狗屁！老娘一双眼，却似琉璃葫芦儿一般。却才见押司努嘴过来，叫你发科。你倒不揠揠押司来我屋里，颠倒打抹他去。常言道：“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！”这婆子跳起身来，便把那唐牛儿劈脖子只一叉⑦，踉踉跄跄直从房里叉下楼来。唐牛儿道：“你做甚么便叉我？”婆子喝道：“你不晓得，‘破人买卖衣服，如杀父母妻子’！你高做声，便打你这贼乞丐！”唐牛儿钻将过来道：“你打！”这婆子乘着酒兴，叉开五指，去那唐牛儿脸上连打两掌，直搯出帘子外去。婆子便扯帘子，撇放门背后，却把两扇门关上，拿栓拴了，口里只顾骂。

那唐牛儿吃了这两掌，立在门前大叫道：“贼老咬虫！不要慌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，教你这屋里粉碎，教你双日不着单日着⑧！我不结果了你，不姓唐！”拍着胸，大骂了去。

婆子再到楼上，看着宋江道：“押司没事，采⑨那乞丐做甚么？那厮一

① 嘈：絮叨、叨唠。

② 瞧科：觉察省悟，会意有数。

③ 替：依次的一批。“四五替”即先后四五批。

④ 科段：做作出来的样子。犹言伎俩、假招子。

⑤ 捻泛：耍花招。泛，泛子，机关。

⑥ 魍魉：传说中的鬼。

⑦ 叉：张开五指推。

⑧ 双日不着单日着：迟早有一天碰上。

⑨ 采：即“睬”。

地里去搪<sup>①</sup>酒吃，只是搬是搬非。这等倒街卧巷的横死贼，也来上门上户欺负人！”宋江是个真实的人，吃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，倒抽身不得。婆子道：“押司不要心里见责老身，只恁地知重<sup>②</sup>得了。我儿，和押司只吃这杯。我猜着你两个多时不见，一定要早睡，收拾了罢休。”婆子又劝宋江吃两杯，收拾杯盘下楼来，自去灶下去。

宋江在楼上，自肚里寻思说：“这婆子女儿和张三两个有事，我心里半信不信，眼里不曾见真实。待要去来，只道我村<sup>③</sup>；况且夜深了，我只得权睡一睡，且看这婆娘怎地，今夜与我情分如何。”只见那婆子又上楼来说道：“夜深了，我叫押司两口儿早睡。”那婆娘应道：“不干你事，你自去睡。”婆子笑下楼来，口里道：“押司安置。今夜多欢，明日慢慢地起。”婆子下楼来，收拾了灶上，洗了脚手，吹灭灯，自去睡了。

却说宋江坐在机子上，只指望那婆娘似比先时，先来偎倚陪话，胡乱又将就几时。谁想婆惜心里寻思道：“我只思量张三，吃他搅了，却似眼中钉一般。那厮倒还指望我一似先时前来下气，老娘如今却不要耍。只见说撑船就岸，几曾有撑岸就船？你不来睬我，老娘倒落得！”看官听说，原来这色最是怕人。若是他有心恋你时，身上便有刀剑水火也拦他不住，他也不怕；若是他无心恋你时，你便身坐在金银堆里，他也不采你。常言道：“佳人有意村夫俏，红粉无心浪子村。宋公明是个勇烈大丈夫，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。这阎婆惜被那张三小意儿<sup>④</sup>百依百随，轻怜重惜，卖俏迎奸，引乱这婆娘的心，如何肯恋宋江？当夜两个在灯下坐着，对面都不做声，各自肚里踌躇，却似等泥干撮入庙<sup>⑤</sup>。看看天色夜深，只见窗上月光。但见：

银河耿耿，玉漏迢迢。穿窗斜月映寒光，透户凉风吹夜气雁声嘹亮，孤眠才子梦魂惊；蛩韵凄凉，独宿佳人情绪苦。潇潇禁鼓，一更未尽一更催；别院寒砧，千捣将残千捣起。画檐间叮当铁马，敲碎旅客孤怀；银台上闪烁清灯，偏照离人长叹。贪淫妓女心如铁，仗义英雄气似虹。

① 搪：胡弄，朦胧。

② 知重：看重、尊重。

③ 村：没教养、不懂道理。

④ 小意儿：使小手段曲意逢迎。

⑤ 等泥干撮入庙：比喻表情僵滞、无聊地干坐着。泥，湿土堆塑的神像。



当下宋江坐在椅子上睨那婆娘时，复地叹口气。约莫也是二更天气，那婆娘不脱衣裳便上床去，自倚了绣枕，扭过身朝里壁自睡了。宋江看了，寻思道：“可奈这贱人全不睬我些个，他自睡了。我今日吃这婆子言来语去，央了几杯酒，打熬不得。夜深，只得睡了罢。”把头上巾幘除下，放在桌子上，脱下上盖衣裳，搭在衣架上。腰里解下鞞带——上有一把压衣刀<sup>①</sup>和招文袋，却挂在床边栏干子上。脱去了丝鞋净袜，便上床去那婆娘脚后睡了。半个更次，听得婆惜在脚后冷笑。宋江心里气闷，如何睡得着？

自古道：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长。看看三更交半夜，酒却醒了。捱到五更，宋江起来，面桶里冷水洗了脸，便穿了上盖衣裳，带了巾幘，口里骂道：“你这贼贱人好生无礼！”婆惜也不曾睡着，听得宋江骂时，扭过身来回道：“你不羞这脸！”宋江忿那口气，便下楼来。

阎婆听得脚步响，便在床上说道：“押司且睡歇，等天明去。没来由起五更做甚么？”宋江也不应，只顾来开门。婆子又道：“押司出去时，与我拽上门。”

宋江出得门来，就拽上了。忿那口气没出处，一直要奔回下处来。却从县前过，见一碗灯明，看时，却是卖汤药的王公来到县前赶早市。那老儿见是宋江来，慌忙道：“押司如何今日出来得早？”宋江道：“便是夜来酒醉，错听更鼓。”王公道：“押司必然伤酒，且请一盏醒酒二陈汤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”就凳上坐了。那老儿浓浓的奉一盏二陈汤<sup>②</sup>，递与宋江吃。宋江吃了，蓦然想起道：“时常吃他的汤药，不曾要我还钱。我旧时曾许他一具棺材，不曾与得他。”想起“前日有那晁盖送来的金子，受了他一条，在招文袋里，何不就与那老儿做棺材钱，教他欢喜？”宋江便道：“王公，我日前曾许你一具棺木钱，一向不曾把得与你。今日我有些金子在这里，把与你，你便可将去陈三郎家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家里。你百年归寿时，我却再与你些送终之资。”王公道：“恩主时常觑老汉，又蒙与终身寿具，老子今世报答不得押司，后世做驴做马报答官人！”宋江道：“休如此说。”便揭起衫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时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苦也！昨夜正忘在那贱人的

① 压衣刀：一种持于腰间的短刀。

② 二陈汤：用陈皮、陈梅两味中药煎的汤。

床头栏杆子上，我一时气起来，只顾走了，不曾系得在腰里。这几两金子值得甚么，须有晁盖寄来的那一封书包着这金。我本欲在酒楼上刘唐面前烧毁了，他回去说时，只道我不把他来为念。正要下到下处来烧，又准想王婆布施棺材，就成了这件事，一向蹉跎忘了。昨夜晚正记起来，又不曾烧得，却被这阎婆缠将我去，因此忘在这贱人家里床头栏杆子上。我时常见这婆娘看些曲本，颇识几字，若是被他拿了，倒是利害。”便起身道：“阿公休怪。不是我说谎，只道金子在招文袋里，不想出来得忙，忘了在家。我去取来与你。”王公道：“休要去取，明日慢慢的与老汉不迟。”宋江道：“阿公，你不知道，我还有一件物事做一处放着，以此要去取。”宋江慌慌急急，奔回阎婆家里来。正是：

合是英雄命运乖，遗前忘后可怜哉。

循环莫谓天无意，酝酿原知祸有胎。

且说这阎婆惜听得宋江出门去了，爬将起来，口里自言自语道：“那厮搅了老娘一夜睡不着。那厮含脸<sup>①</sup>，只指望老娘陪气下情。我不信你，老娘自和张三过得好，谁奈烦睬你？你不上门来，倒好！”口里说着，一头铺被，脱下上截袄儿，解了下面裙子，袒开胸前，脱下截衬衣。床面前灯却明亮，照见床头栏杆子上拖下条紫罗套带。婆惜见了，笑道：“黑三那厮吃嚙不尽，忘了套带在这里，老娘且捉了，把来与张三系。”便用手去一提，提起招文袋和刀子来。只觉袋里有些重，便把手抽开，望桌子上只一抖，正抖出那包金子和书来。这婆娘拿起来看时，灯下照见是黄黄的一条金子。婆惜笑道：“天教我和张三买物事吃！这几日我见张三瘦了，我也正要买些东西和他将息。”将金子放下，却把那纸书展开来灯下看时，上面写着晁盖并许多事务。婆惜道：“好呀！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！我正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，单单只多你这厮，今日也撞在我手里！原来你和梁山泊强贼通同往来，送一百两金子与你。且不要慌，老娘慢慢地消遣<sup>②</sup>你！”就把这封书依原包了金子，还插在招文袋里，“不怕你教五圣<sup>③</sup>来摄了去！”

① 含脸：板着面孔。

② 消遣：摆布、收拾。

③ 五圣：传说中管理恶死者灵魂的凶神。

正在楼上自言自语，只听得楼下呀地门响。婆子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宋江道：“是我。”婆子道：“我说早哩，押司却不信，要去，原来早了又回来。且再和姐姐睡一睡，到天明去。”宋江也不回话，一径奔上楼来。

那婆娘听得是宋江回来，慌忙把套带、刀子、招文袋一发卷做一块藏在被里，紧紧地靠了床里壁，只做胸胸假睡着。宋江撞到房里，径去床头栏杆上取时，却不见了。宋江心内自慌，只得忍了昨夜的气，把手去摇那妇人，道：“你看我日前的面，还我招文袋。”那婆惜假睡着，只不应。宋江又摇道：“你不要急躁，我自明日与你陪话。”婆惜道：“老娘正睡哩，是谁搅我？”宋江道：“你晓得是我，假做甚么？”婆惜扭转身道：“黑三，你说甚么？”宋江道：“你还了我招文袋。”婆惜道：“你在那里交付与我手里，却来问我讨？”宋江道：“忘了在你脚后小栏杆上。这里又没人来，只是你收得。”婆惜道：“呸！你不见鬼来！”宋江道：“夜来是我不是了，明日与你陪话。你只还了我罢，休要作耍。”婆惜道：“谁和你作耍？我不曾收得！”宋江道：“你先时不曾脱衣裳睡，如今盖着被子睡，一定是起来铺被时拿了。”婆惜只是不与。正是：

雨意云情两罢休，无端懊恼触心头。

重来欲索招文袋，致使鸳鸯血漫流。

只见那婆惜柳眉梯竖，星眼圆睁，说道：“老娘拿是拿了，只是不还你，你使官府的人来拿我去做贼断！”宋江道：“我须不曾冤你做贼。”婆惜道：“可知老娘不是贼哩！”宋江见这话，心里越慌，便说道：“我须不曾歹看承你娘儿两个，还了我罢，我要去干事。”婆惜道：“闲常也只嗔老娘和张三有事，他有些不如你处，也不该一刀的罪犯，不强似你和打劫贼通同。”宋江道：“好姐姐，不要叫。邻舍听得，不是耍处。”婆惜道：“你怕外人听得，你莫做不得！这封书老娘牢牢地收着，若要饶你时，只依我三件事便罢。”宋江道：“休说三件事，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。”婆惜道：“只怕依不得。”宋江道：“当行即行。敢问那三件事？”

阎婆惜道：“第一件，你可从今日便将原典我的文书来还我，再写一纸任从我改嫁张三并不敢再来争执的文书。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依得。”婆惜道：“第二件，我头上带的，我身上穿的，家里使用的，虽都是你办的，也委一纸文书，不许你日后来讨。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也依得。”阎婆惜道：“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。”宋江道：“我已两件都依你，缘何这件依不得？”婆惜道：

“有那梁山泊晁盖送与你的一百两金子，快把来与我，我便饶你这一场天字第一号<sup>①</sup>官司，还你这招文袋里的款状。”宋江道：“那两件倒都依得。这一百两金子，果然送来与我，我不肯受他的，依前教他把了回去；若端的有时，双手便送与你。”婆惜道：“可知哩！常言道：公人见钱，如蝇子见血。他使人送金子与你，你岂有推了转去的？这话却似放屁！做公人的，那个猫儿不吃腥？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，你待瞒谁？便把这一百两金子与我直得甚么？你怕是贼赃时，快熔过了<sup>②</sup>与我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也须知我是老实的人，不会说谎。你若不信，限我三日，我将家私变卖一百两金子与你。你还了我招文袋。”婆惜冷笑道：“你这黑三倒乖，把我一似小孩儿般捉弄。我便先还了你招文袋这封书，歇三日却问你讨金子？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。我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你快把来，两相交割。”宋江道：“果然不曾有这金子。”婆惜道：“明朝到公厅上，你也说不曾有这金子？”宋江听了公厅两字，怒气直冲起来，那里按纳得住？睁着眼道：“你还也不还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你恁地狠，我便还你不迭？”宋江道：“你真个不还？”婆惜道：“不还！再饶你一百个不还！若要还时，在郓城县还你！”

宋江便来扯那婆惜盖的被。妇人身边却有这件物，倒不顾被，两手只紧紧地抱住胸前。宋江扯开被来，却见这套带头正在那妇人胸前拖下来。宋江道：“原来却在这里！”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两手便来夺。那婆娘那里肯放？宋江在床边舍命的夺，婆惜死也不放。宋江恨命只一拽，倒拽出那把压衣刀子在席上，宋江便抢在手里。那婆娘见宋江抢刀在手，叫：“黑三郎杀人也！”只这一声，提起宋江这个念头来。那一肚皮气正没出处，婆惜却叫第二声时，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，右手却早刀落，去那婆惜嗓子上只一勒，鲜血飞出，那妇人兀自吼哩。宋江怕他不死，再复一刀，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。但见：

手到处青春丧命，刀落时红粉亡身。七魄悠悠，已赴森罗殿上；三魂渺渺，应归枉死城中。紧闭星眸，直挺挺尸横席上；半开檀口，湿津津头落枕边。小院初春，大雪压枯金线柳；寒生庾岭，狂风吹折玉

① 天字第一号：天，古代监狱中起首的序数编号，多关押极重要的死囚人犯。第一号，“天”字狱中的第一囚室。后常用以比喻事情的严重、某人坏到了极点。

② 熔过了：重新熔铸。旧时金银锭上铸有钱庄字号，故为消灭痕迹而要重新熔铸。

梅花。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日无常万事休。红粉不知归何处？芳魂今夜落谁家？

宋江一时怒起，杀了阎婆惜，取过招文袋，抽出那封书来，便就残灯下烧了，系上氈带，走出楼来。那婆子在下面睡，听他两口儿论口，倒也不着在意里。只听得女儿叫一声“黑三郎杀人也”，正不知怎地，慌忙跳起来穿了衣裳，奔上楼来，却好和宋江打个胸厮撞。阎婆问道：“你两口儿做甚么闹？”宋江道：“你女儿忒无礼，被我杀了！”婆子笑道：“却是甚话！便是押司生的眼凶，又酒性不好，专要杀人？押司，休取笑老身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不信时，去房里看。我真个杀了。”婆子道：“我不信。”推开房门看时，只见血泊里挺着尸首。婆子道：“苦也！却是怎地好？”宋江道：“我是烈汉，一世也不走，随你要怎地。”

婆子道：“这贱人果是不好，押司不错杀了。只是老身无人养贍。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妨。既是你如此说时，你却不用忧心。我家岂无珍馐百味？只教你丰衣足食便了，快活过半世。”阎婆道：“恁地时却是好也。深谢押司。我女儿死在床上，怎地断送？”宋江道：“这个容易。我去陈三郎家买一具棺材与你，作作行人入殓时，我自吩咐他来。我再取十两银子与你结果。”婆子谢道：“押司，只好趁天未明时讨具棺材盛了，邻舍街坊都不要见影。”宋江道：“也好。你取纸笔来，我写个批子与你去取。”阎婆道：“批子也不济事，须是押司自去取，便肯早早发来。”宋江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两个下楼来。婆子去房里拿了锁钥，出到门前，把门锁了，带了钥匙，宋江与阎婆两个投县前来。

此时天色尚未明，县门却才开。那婆子约莫到县前左侧，把宋江一把结<sup>①</sup>住，发喊叫道：“有杀人贼在这里！”吓得宋江慌做一团，连忙掩住口道：“不要叫！”那里掩得住？县前有几个做公的，走将拢来看时，认得是宋江，便劝道：“婆子闭嘴。押司不是这般的人，有事只消得好说。”阎婆道：“他正是凶身！与我捉住，同到县里！”原来宋江为人最好，上下爱敬，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，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，又不信这婆子说。

正在那里没个解救，却好唐牛儿托一盘子洗净的糟姜来县前赶趁<sup>②</sup>，

① 结：扭抱。

② 赶趁：小贩、艺妓等聚集赶场挣钱。

正见这婆子结扭住宋江在那里叫冤屈。唐牛儿见是阎婆一把扭结住宋江，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鸟气来，便把盘子放在卖药的老王凳子上，钻将过来，喝道：“老贼虫！你做甚么结扭住押司？”婆子道：“唐二，你不要来打夺人去，要你偿命也！”唐牛儿大怒，那里听他说，把婆子手一拆拆开了，不问事由，叉开五指，去阎婆脸上只一掌，打个满天星。那婆子昏晕了，只得放手。宋江得脱，往闹里一直走了。婆子便一把去结扭住唐牛儿，叫道：“宋押司杀了我的女儿，你却打夺去了！”唐牛儿慌道：“我那里得知？”阎婆叫道：“上下<sup>①</sup>，替我捉一捉杀人贼则个。不时，须要带累你们！”众做公的只碍宋江面皮不肯动手，拿唐牛儿时须不耽搁，众人向前，一个带住婆子，三四个拿住唐牛儿，把他横拖倒拽，直推进郟城县里来。古人云：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；披麻救火，惹焰烧身。

正是：

三寸舌为诛命剑，一张口是葬身坑。

毕竟唐牛儿被阎婆结住，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<sup>①</sup> 上下：旧时对公差的尊称。上，上名；下，闾下。